

賈太傅新書



新書十卷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威明正德長
沙梨木景印原書版
匡高營造尺七寸寬
四寸七分

賈太傅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
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
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
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
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

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
傳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
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
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
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
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

故正言竝議卓卓乎其奇偉
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
援據如江河盪滂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
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没晦靄
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

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
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母
敢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
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請于
長沙去今十有餘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

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
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
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余
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
屬余爲序余惟太傅高世之
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
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大
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
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
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
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

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畧
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
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
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
首猶決壅禪墜爾蘇公論其
為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

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
定論誠母容加喙於其間顧
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
星為慶雲下則為朱草為醴
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
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

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
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
輯殘缺為書再行是何寥寥
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
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
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

中間如鑿秦俗之薄惡指漢
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
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
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
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
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傳職

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
畧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
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
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
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
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

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
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
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賈誼新書目錄

第一卷

過秦上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彊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第二卷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第三卷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孳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疎危亂 憂民 威不信

第四卷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第五卷

傳職 保傳 連語 輔佐

問孝 無

第六卷

禮 容經 春秋

第七卷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第八卷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第九卷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第十卷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附傳

賈誼傳 見前漢書

新書卷第一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
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
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舉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
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嘗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師百萬流血
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
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
寓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北越之地以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
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鋒音的矢鏑也鑄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
因河為地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
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
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才不能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

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
兵揭干^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羸^贏糧而景從山東
豪俊^傑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非銛
於鈞戟長鎗^{所賣切}也適戍之衆非亢九國之
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壤時之士
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轂函為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
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

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

順推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

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

取之也守之者異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

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

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

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

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并

糟糠天下皆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

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耶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

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彌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膠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鄉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

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
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
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
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
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
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
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
循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

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
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開
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
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
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
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
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祠宜未

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陣師安業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揅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

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
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
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
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
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
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
飾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
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

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察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今或親弟謀為東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
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
焉猶尚若此况莫大諸侯權勢力十此者乎然而
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
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
氣方剛漢之所置傳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
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

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

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萑

音衛日
臆也

操刀必

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
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
天何權不甚竒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
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常憚以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君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匡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

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
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
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籍也竊為陛下痛之甚
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
長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
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

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
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
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爨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
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
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

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也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
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
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
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
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
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
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

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為
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
侯附親執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
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
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
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
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
約獄訟盜賊可令少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

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
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
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緦縗之葬各以其順終
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
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為明帝股
肱為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
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
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卑

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
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
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
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社稷
久享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為萬
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

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及其可素陳於
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
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
非時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為陛下言無何以易此
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
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
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喪其
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
可預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
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
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
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錐而子射子自禍必矣
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

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厚此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總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少攻而最完執䟽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十城而

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韓信黥布彭越之倫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
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
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
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
羨賦車各千乘馬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
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
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
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羨或不充不
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
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

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
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羨實之以
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羨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云亂
王遂死於乾溪于守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
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
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壘音腫廷一脛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

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
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
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為陛

下患也病非徒壘也又苦跖齧

上古躡字下古戾字跖齧不可

也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
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壘也又苦跖齧也可痛哭者

此病是也

等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
法論之即中謁者受臆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
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
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誰是則侯
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
與一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

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
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
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
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
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
則車飾其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
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
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

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
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
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
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
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
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
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
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

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天根
着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
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桂則同
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主者非有相臨之具
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
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
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
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

有常以齊其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
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
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
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大息者
此也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卿權
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

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
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
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
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
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
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
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

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紕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

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各着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及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壞事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橐立而服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楚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比邊與疆匈奴爲隣勸自見矣完足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而全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皇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其更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秦地也陛下豈如蠶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今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

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恣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

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
聞聖主闇主智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
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
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
者即疑有轉轉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
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
之

新書卷第一終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
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
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
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陸
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
宿禍高拱而憂其紛也且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

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
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而
故稱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意但為
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
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
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蒞醢耳不敢有

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徵倖
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
楚為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
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
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制頗入漢者為從其

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倍背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五美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

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
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
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
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縮
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變化而為仇所信反
而為寇可不恠也地理卑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
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有見告皆其
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燬之數也且異姓
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
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
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反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
明帝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
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然至音髡音寬音髡音之所非介則芥矣仁義恩厚者
此人主之芒刃也勢已定權已定足矣乃以仁

然至髡

音

寬髡

音

之所

非介

則芥

矣仁

義恩

厚者

此人主之芒刃也勢已定權已定足矣乃以仁

此人主之芒刃也

勢已

定權

已定

足矣

乃以

仁

義思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
侯王皆衆體音寬服骨也髀音也釋斤斧之制
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
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
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一為一足以亂
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

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
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逢姦勢
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
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燒弗滅炎炎奈何
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
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微而東西易面人
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
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

辟疆周行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熯然后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陞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音遂諸縣音遂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音遂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餘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

多與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未及刈獲請命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

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進

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階堂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洽不過天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
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
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
之近於主帝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無慘辱是以係縛榜笞髡音坤髡髮也剔音目剔足也
黥音勤文劓音鼻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
黥面也劓鼻也

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
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
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
之勢也此則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
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
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
舅也令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則笞僞棄市之
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

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无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今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綫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宰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之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鬻面變容咬炭變声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間豫讓讓曰中行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
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如也如遇官徒彼將官
徒自為也頑頓無耻斷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
不目好苟若而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
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
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托財器

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但無耻但苟安則主罷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
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
者不謂汚穢曰惟箔不修坐罷軟不勝任曰下
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至以
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
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卷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其罪耳耳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

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頸蓋古戾字綠色綴也不使人以綬

加於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上不使人粹抑而刑也子大夫自有過

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厲以

廉耻故人務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

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

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亡家公醜

誠死宗廟法度
之目誠死社稷輔
翼之目誠死

忘私刑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

故父兄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誠

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比志也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

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

託五尺之孤此屬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太

息者也

新書卷第二終

新書卷第二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
大故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
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惟大故也加刀筆
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
如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庶醜行義非
循也豈且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主哉

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
有權柄事業將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
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云使
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
是豈不可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
度棄禮義捐廉醜日甚可為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乎不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父矣
財大毋矣踈嫗矣刺尤矣盜者慮探柱之金剗

竹勢反

削也 寢戶之簾塞

居輩反

取也 兩廟之器白晝大

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靡無行義
之先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駘而
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也與竊為陛下惜
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特適然
耳夫遺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
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持此則僵不循則壞
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賤而
無差父子六親殃慘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
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而四維猶未備
也故奸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經制令
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
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
渡江河無維揖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敗矣
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拚寡知欺愚勇劫惧壯
凌衰功擊奮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忻諸侯
設諂而相輓餉設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彙之為秦

者今轉而為漢矣今有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
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
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為
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祭政行為狗彘也苟家
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
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則多也衣服循也我
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
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

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
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
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
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
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為奸而
貧為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
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
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

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假父耨

音憂田器也

鉏杖

音逐掃竹也

耳慮有德色矣

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視其慈子嗜利而輕簡

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

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廢六國

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應耻之節仁義之厚

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

不知守成之數得之術也悲夫帝者養士進取

遺禮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子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

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

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

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

愚而民愈不羅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夫
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瓢之器日變
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
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
作之廢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未予民
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
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

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
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
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
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
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
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
帛之饒矣夫竒巧末技商販遊食之民形佚樂
而心懸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

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
毆民而歸之農者者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
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
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中世淫侈矣飾知乃
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
理故邪人務而日形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
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

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
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
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
侈不得生知功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
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
而民愈不羅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
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
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子產子事業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
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
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
繞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
富人嘉會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墻古
者以天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
得為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

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
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帝以衣其賤后以緣其
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躋也且試觀事
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飢寒切於床之飢膚欲其無
為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
特須時爾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為見
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錚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

也今也平居則無此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

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隣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疑為蓄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

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
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
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
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
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錢
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
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
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

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
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必懷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
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太
長息此其一也

壹通

所為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
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

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
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
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
無得出焉關者豈不曰諸侯得重則權益重其
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
臣之計䟽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
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
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

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
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
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
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為境小國闕大國
而為都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
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疆敵以列侯餌暴
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
遠者不在五百里而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
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
其繇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
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能長久也及秦而
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
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賤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
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

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
以廬江之為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
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
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
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竊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
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贏弊矣疆提荷
弊衣而至慮非假貨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躄
不數易至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

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
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
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
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若屬漢而欲王類至
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知蚤
定毋以資奸人

親䟽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

令天下如曩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
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
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
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
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
率幸者乃得為中涓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
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

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
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
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五六陛
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
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
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
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

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安其國而居當
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臣又竊知陛
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
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
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
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
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適啓其口七首已陷於曾矣陛下雖賢誰與領
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
因今以為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
齟^{音休}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縲相懸臣能令
知亂如今利百金

憂民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
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

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
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
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
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
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
邪未穫耳富人^集不貸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
爵鬻鬲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
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

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
念之與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
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於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
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
蓋曰大數也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
不幸有方二三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
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
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

外敵必駭一日而乃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
必此省爲人上省弗目憂自魄然事困乃驚而督
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
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議從丞相御
史計之臣議義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義
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慮類壁音壁足不且病音非痲音非夫壁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

甚矣中地左戌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饗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戌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強匈奴伏其辜而殘已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
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憚大信德義
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所誠宜俛視中國
仰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
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
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又為戎人欺傲
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
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
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
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
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
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
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其義尤
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

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操也天子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
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爲國
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
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
也

新書卷第三終

新書卷第四

匈奴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
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
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
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
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
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

延安二字當是
宋人旁注後記
入正文

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
適亡吐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為
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
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
灌竅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
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
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
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

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
材而出竒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
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
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
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為寇盜撓
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猾為此柰何對
曰臣聞彌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
網而漢陰降舜舞于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

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
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份
然不承帝意陛下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
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
何宜敢捍此其又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
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眾之信陛下也為
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詐人覺且不背其信
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

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
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
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我狀者其自
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還音誤慈母也
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
人之自視也苟其校之所長與其所二一可當
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
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

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此
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
善賞者蹕之駸轆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
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
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
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
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駿乘且雖單于之
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

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
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
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
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羹音恣切臠肉曰臠
炙肉具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
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
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
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洟而相告人徐憚

他甘切思也憂也

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十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

令使者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忭忭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

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悒悒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鬪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為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遺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嚼之出好衣閑且自為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悒悒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
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
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
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繡拘也夫或人且安得
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
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其口禪劍
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
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

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音誤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
人之見將吏猶噩音惡迂仇讎也南鄉而欲走
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
夫惡得不係頸稽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
德彼匈奴見畧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
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
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

所多為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

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臠音憤切炙者熟肉

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

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臠

炙肉音蔗啣牛隕切澹多飯酒此則亡竭可立待

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募

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

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

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

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吾敢費御

府誅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

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為之邊患也使上

下躅音蠶垂音逆天下窾音款空也貧盜賊罪人蓄積

無已此二族為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

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

子不怵人民憲音管憂也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
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
及雖蠻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惰渠頗
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惰渠大罪也今天
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

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
夷也顧為成人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
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持居此賓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
大而困於一縣之正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
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
所銜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之官
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

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
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
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獨猛敵而獨田彘不博反寇而博蓄蒐所
獨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虞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

淮難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

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頓顙謝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黜讓敷留之罪無
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
曾不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
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
佗所陛下於淮南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尺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尺傾而
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

相吏王董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
下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
之餽賜逆聊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
僵卧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竒狡少年
通棧竒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
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
為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
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咫尺淮南王

罪人之身也淮南王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
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也
人不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之可知也今
淮南子少壯聞父辱壯是立咫尺焉泣洽矜卧咫
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湏臾忘哉是
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
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
曰勢未便事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

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伐主也為發憤快志爾故欲皆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糜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

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故然使縛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縛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
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饗而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
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
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
度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

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大殘
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
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
莫之或止大命注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
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
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
請賣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若此

而上不驚者世有之未之有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
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日百萬之衆聚國何以餽
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聚者徒而橫擊
罷矣夫羸老易子孫而斃其骨故法未必通也
遠方之疑者能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
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
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

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
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事勢

遷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
數中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
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
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

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祖鑄錢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為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偽也名曰顧祖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弊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聊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

者以請之則吏隨而拚之為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且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而壹之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

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饗而可哉夫農事不
為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
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慘
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闔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
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必議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
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
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棄市
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

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
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
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新書卷第四終

新書卷第五

傳職連語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
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
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淳氣
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
也教之故設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知任術

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
使知族類䟽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
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復以
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
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
之仁明憫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
直以道之伐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
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

相之威儀以光光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
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
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
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
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
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
不問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
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臧之

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
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衰於喪不敬於祭不
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
不彊於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去授於䟽遠卑賤
不能而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
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
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
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

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
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
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古者燕召公職
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
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
知已諾之適倘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屬
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
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絲

從美不以彰德章功也說善不以義賦與諫不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
少傳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
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饑
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恃行而
莫先莫後帝自為閔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函
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減折毀喪傷凡此其
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
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
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冒之不時節不知先王
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清音凡此其
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連語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
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
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而長也而秦無道之
暴也其故可知也古者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

以禮使士負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天子燕者居也故咳唾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楚言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素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能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

正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猶人居不能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
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罰
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理道得矣此五
學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
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天子
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
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進善之旌
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
敬也春秋入學生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

有孝也行以爲和步中采齋趨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嘗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
以禮收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
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明堂之位
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
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
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敷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

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
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
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
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
立於後者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
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讓

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
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
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
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
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
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執迹可見也然而不避

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亂之機其要在
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教
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
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
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
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
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
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矣天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連語

紂事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

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賢踐其肺履其所册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擗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執爲民主直學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大者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

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半以為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為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玉曰徑與色

其澤相如也

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咫尺亟壞繒薄咫尺亟裂器薄咫尺亟毀酒薄咫尺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

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
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爲
善則行鯀驩堯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
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雖侈惡來進
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
與爲善而不與爲惡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
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
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

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
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
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耳又似練絲染
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
不憂者耳詩曰芄芃棫樸薪之醮之濟濟辟士
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
諫左右急也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
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
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
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
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
令或爵而不通臣或鑿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
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
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

吏敬率其業正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
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
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
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
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
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此賢能天
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
之道禮樂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

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
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諭遇大臣之敬遇小臣
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
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
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
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
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
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譔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

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
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
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
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
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
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
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
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

析天明故歷天事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
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
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
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問孝 關

新書卷第五終

庚申十月五日以弘治本校補正甚多 國維

